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1.01.003

论《当代彝文文学史》的民族文学观

王领妹

(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当代彝文文学史》是目前彝族文学史中第一部以当代彝文文学发展历史为考察对象的文学史专著,其中民族语文学凸显民族艺术特质和民族文化特征、立足民族性将外来文学精华民族化三个方面,构成了其民族文学观的主要内容,在世界文学语境下,其实质则是在全球化过程中保持文学民族性。

关键词:民族文学观;民族语文学;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I207.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1)01-0013-04

On the Minority Literature Viewpoint of *The History of the Yi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WANG Lingmei

(Xichang University, Xichang, Sichuan 615022,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the Yi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s the first book on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Yi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t describ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ry genres of the Yi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is paper tries to study its literary viewpoint, which contains three aspects: literature in the ethnic language, the highligh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thnic art and culture, and nationalization of the essence of foreign literature. One of this paper's goals is to preserve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thnic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during the progress of globalization.

Keywords: ethnic literary viewpoint; ethnic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thnicity

判断文学种属的依据是什么?是语言形式、作家身份、民族题材还是民族情感?朱寿桐^[1]认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的民族属性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文学种属的判断依据”;孟广来^[2]认为民族题材、民族风习人情、民族情感都不能作为划分民族文学的依据,可以作为判断依据的只有作家身份。虽然对判断依据见仁见智,但是都一致认同保持民族文学民族性对于发展民族文学、繁荣多民族文学、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作为第一部以当代彝文文学发展历史为考察对象的文学史著作,《当代彝文文学史》的民族文学观对如何判断文学种属、如何实现中华多民族文学共同繁荣、如何在全球化视野下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彝族文学和彝族文化等问题做了有益尝试。

一、最严格意义上的民族文学是民族语文学

什么样的语言艺术形式可以进入当代彝族文

学史?在《当代彝文文学史》看来,使用彝语文学创作的文学才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彝族文学,书面的、创作的文学才是当代的彝族文学,由此可见其作家文学和民族语文学的文学观,1978年的时间节点和以四川凉山为主的北方彝语区的地域性都和这种文学观有关。

彝语是历史悠久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在中国以川滇黔三省最为集中地,按地理方位分为六个方言区,其中北部彝语区主要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据《彝族文学史》^[3],民间文学是彝族文学的开端,从创世歌谣、远古神话开始,包罗史诗、歌谣、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等多种形式,源远流长,极为丰富。彝语文作家文学可以追溯到彝族文学史的上古文学(公元前770年—公元907,相当于春秋至唐朝)中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便出现了著名的彝族古代文艺理论,彝语文作家文学经唐、宋而渐趋成熟,尤其是政治地位较高的毕摩创作的

收稿日期:2020-06-02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一般项目:彝文诗学理论体系及其话语生产机制研究(YZWH1925)。

作者简介:王领妹(1983—),女,山东菏泽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小说、民族文化与民族预科教育。

文学理论。在上古文学后期,由于与汉族交往交流增多,彝族中的精英阶层尤其是土司家族中,以唐代南诏王骠信的《星回节》为标志,出现了汉语诗歌,并且在彝族中古文学时期(公元 907—1840 年,宋、元、明、清鸦片战争以前)持续发展。从创作主体和流传方式看,古代(?—1840 年)彝族文学主要有两个体系,一是以神话、史诗等为代表的、族群共同参与创作的、口口相传的民间文学,这是古代彝族文学的主体;一是以戏剧、毕摩诗论、汉语诗歌为代表的作家文学,从整体上看数量相对较少,汉语诗歌更是少之又少。从语言形式上看有彝语文和汉语文两个体系,其中彝语文系统无疑是主体。总之,彝族传统文学的主体是使用彝语文的民间文学,从语言形式、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较好地保存、体现了文学民族性。

可见,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传统彝族文学仍然保存着它一千多年的模样,直到“五四”运动将其卷入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大潮,彝族文学和其他汇入主流文学的少数民族文学一起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最直观的一个表现就是口传文学到作家文学的转变,以及作家文学中汉语文的普遍使用。“五四”运动后,彝族作家文学兴起,开始以彝语文和汉语文两种语言形式并行发展。在彝族当代文学时期(1949—2000 年),彝族社会性质发生根本变化,彝族文学从以民间文学为主体到以作家文学为主体转变,彝语文学与汉语文学的分流也逐渐明显。在彝族当代文学的开端和建构时期(约为 1950—1976 年),汉语作品远远多于母语作品;在彝族文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随着《彝文规范方案》的制定和推行,彝族母语文学开始扬帆起航,形成双语文学并进的局面;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彝族地区的城市化、工业化转型,彝族文学进入多元化与多声部时期,这种趋势在 2000 年以后更加鲜明^[4]。在这个过程中,彝族汉语文学由涓涓细水汇流成河,成为彝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处于主流地位的语言文字和文学形式对其他民族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这种影响既包括语言形式,也包括文学概念、价值理想和表达方式,汉语文和汉文学以及这背后的汉文化以其较高的成熟度和较强的话语权,在多民族文学生态中成为主流并对其他民族产生影响力,尤其是明清实施改土归流之后,汉文化的影响加深加剧,少数民族中的一些精英分子也参与到用汉语文这一通用语进行文学创作的主流中来^[5]。产生这

种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其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比如文学民族性淡化或变异的忧虑。文学是语言艺术,而语言背后是文化意义。纵观当代彝族作家的汉语文学创作,在文体、语言表达甚至艺术手段等方面都与主流汉语文学保持了一致,而与本民族文学传统的联系相对减弱了。另外,这也给彝族文学史的编写带来尴尬,以李力主编的《彝族文学史》(1994)和左玉棠主编的《彝族文学史》(2006)民间文学的入选标准是彝语文,而作家文学的入选标准是作者的族群身份,这种双重标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妥协,可见这种现象确实对当代彝族文学研究形成了一定影响。

关于语言形式与文学种属、文学民族性等问题,学界仍在讨论。《当代彝文文学史》认为只有用彝语文创作的书面文学作品才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当代彝族文学。强调“创作”和“书面”便将作家文学作为入史标准而将口头文学和当代整理出版的民间文学排除在外,因为当代口头文学多是集体活动场合的即兴发挥,多数仅是在口头流传,有的通过网络流传但是没有出版或发表,更重要的是这些口头文学“旧瓶装新酒”,即在内容上有创作但仍然采用传统口头文学的艺术形式;至于当代整理出版民间文学,是族群共同参与创作而非个体创作,时代归属也并非当代。因此,《当代彝文文学史》以个体创作并发表或出版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与影视文学、文学翻译、文学评论作为入史作品。强调“彝语文”便将民族语文学作为入史标准而将汉语文文学排除在外,认为彝语文文学“具备彝族文学最重要、最鲜明的标志——彝语文”,从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学的关系出发,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学发展史也就是该民族的语言发展史”“彝文文学创作兴起以后,彝族作家们努力学习彝语文,用彝语文进行文学创作……从而促进彝语的健康发展”^{[6]3-4}。这种论证符合语言与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民族语言文学的文学观一样,是对文学民族性的坚守。这种“民族语言文学”的文学观在《当代彝文文学史》中直观的体现是作品引文部分大量使用了彝文原文,而以汉语译文补充对照,丰富了彝文文学的传播渠道,为民族文学话语权提供载体,同时传递彝文文学的原汁原味,即使对于不懂彝文的读者来说,彝文引文带来的视觉上的冲击也会形成鲜明的直观印象,阅读感受也将更加丰富。

以这种文学观为出发点,《当代彝文文学史》界定当代彝文文学史的时间起点是 1978 年,因为 1978 年正是彝语文教育的普及展开、《彝文规范方

案》的颁布实施,以及《凉山日报》《凉山文学》《民族》等彝文报刊相继创立的时间节点,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彝族文学进入了拥有母语文学的崭新时期。这是彝族文学发展史上的历史新纪元,也是当代彝文学创作的开端”^{[6]3}。这个开端主要是在北部彝语区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展开,这是《当代彝文文学史》具有鲜明地域性的原因。

二、民族文学应凸显民族艺术特质和民族文化特征

《当代彝文文学史》文学观的第二个方面是民族文学应凸显民族艺术特质和民族文化特征。民族语文学是民族文化的必然承载者,这一点从彝族文学发展过程中也可以看出来。“一定民族离生活语言最近的民族语言才是该民族文化记忆最直接的也是最合适的叙述者”^[1],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彝族作家文学使用彝语文进行创作是一种自然行为,这种自然性在彝文文学发展的最初时期仍然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表现之一便是这一时期最初在《凉山日报》彝文版和《凉山文学》彝文版上发表作品的大都是汉文水平较低而彝语文水平较高的作者。但是当代彝文文学开始的时期也是我国社会生活急剧变迁的时期,不仅是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还有人们的意识形态都经历着巨大的改变,汉语文成为很多彝族作家使用的文学语言,世界文化成为时代大背景。这种改变让很多彝族作家试图坚守民族的精神故园,建构新的民族精神,因此,在彝文文学开始不久,彝语文就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而是“作为根性文化的象征性符号体系,承载着民族身份的标示和民族文化的积淀”^{[6]36},使用彝语文进行文学创作也不再是自然行为而是自觉追求。和这种自觉追求一样,虽然题材、艺术手段和创作风格多元并存,但是“追溯历史记忆与书写现实生活的创作之中,客观地展示本土文化生态,理性地检索母语文明元素,诚挚地表达民族文化精神诉求”^{[6]19}成为新世纪彝文文学的创作趋势。

《当代彝文文学史》非常注意文学作品中彝族文学的艺术特质和民族文化特征的发掘和阐释,在对每一种文体创作情况和发展历史宏观把握的基础上,于每一章的“概述”中对该文体发展历程进行整体观照,揭示其独特的民族特征,如民间故事的讲述风格、“克智”的形式和艺术手法、“在与自然的朝夕相处中形成的半牧半耕文化景观和亲缘攀结精神血脉”^{[6]33},“一切的生命都始于自然又归于自然,即使在异常艰苦物质极度贫乏的地方,生命

也能显现泰然处之的雍容”、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当代遭遇的思考和新的民族精神建构尝试等,都具有强烈而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民族性。这种艺术特质和文化特征一方面沉淀为民族文学传统,润物无声地塑造着当代彝文文学发展形态,另一方面作为将外来文化和文学观念、艺术手段民族化的基础,引导着当代彝文文学创作的方向。在具体叙述中,《当代彝文文学史》强调彝族文学的艺术特质和民族文化特征不仅作为评判文学作品的一个标准,而且是分析文学现象的一个原则,比如对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的当代彝文小说,《当代彝文文学史》指出这是“承继彝族民间故事与借鉴现代小说相结合的产物”^{[6]45},虽然借鉴了现代小说的艺术手法,但是“从语言的创新、表达方式的选择及题材的拓宽上始终没有丧失口头话语、母语文化或民间故事的艺术根基。彝族母语的文化心态、文化价值、汉语的创作方式的嫁接构成彝文小说的主体流变和文化意旨。”^{[6]45}指出当代彝文小说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的整体特点,同时从文学传统角度指出这一特点的形成原因。

凸显民族艺术特质和民族文化特征并非固守文学传统,而是在对文学传统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完成的。民族文学传统是作家成长的摇篮和立足的根本,但是文学传统也有其惰性,也需要不断除旧布新。《当代彝文文学史》对当代彝文诗歌发展过程的描述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诗歌是彝族文学最传统的形式,是彝族文学的正祖母体。”^{[6]23}这一母体在形式、内容、艺术手段和诗学精神上都为当代彝文诗歌提供了丰富的养分,是当代彝文诗歌的起点,在当代彝文诗歌发展初期——旧体诗时期,这个新生儿主要从这个母体中获取养分,“始终以彝文传统‘克智’艺术为基础,描写本民族的现代生存方式与精神风貌”^{[6]23}。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的时代对诗歌创作提出了新要求,加之新生代诗人兴起、新的文艺思潮和艺术手段涌入,彝文诗人们在传统“克智”艺术基础上,合理吸收借鉴其他民族诗歌艺术养分的彝文新诗应运而生并快速繁荣起来。彝文新诗在诗体、语言、意象、艺术手段上都大量借鉴汉语文学中的朦胧诗派及西方文学中象征主义、意象派、现代主义等创作方法和表现技巧,但是仍然根植于传统“克智”艺术,而题材上“更多地是思考彝民族文化的时代遭遇,思考彝族文化的精神气质和宗教内涵,思考彝族文化的发展趋势和未来命运”^{[6]26},仍然充分保持着彝族文学的文学民族性。《当代彝文文学史》所呈现

的当代彝文诗歌的发展过程就是由传统“克智”到当代彝文旧体诗再到彝文新诗的发展过程,也正是当代彝文诗人对彝族诗歌传统的批判、继承、发展的过程。

《当代彝文文学史》将当代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文学体裁的发展置于整个彝族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进行考察,既看到对现代文学元素的吸纳,又看到它们在文学传统上的延续,看到其民族性之根,而尤其注意民族艺术特质和民族文化特征的发掘和阐释,注重彝族文学民族性的发扬和延续。

三、立足民族性将外来文学精华民族化

在世界文化语境中,彝族文学不再是封闭的独立存在,而是中华文化、世界文化多元互动的一部分,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当代彝文文学史》将当代彝文文学置于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和世界文化发展的大河中进行考量,在评价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时一方面强调文学传统和文学民族性,一方面强调吸收外来文艺思潮和艺术手段,体现了民族文学要立足民族性将外来文学精华民族化的民族文学观。

在这一民族化的过程中,民族性是根本,是“化”的基础,这一根本体现在借鉴外来文学样式和艺术手段来表现本民族人们的生活、情感、愿望,只有这样外来文学精华才可以化为自己的血肉,进而带来民族文学的蓬勃发展。如上所述可以看到《当代彝文文学史》指出的彝文诗歌、小说等与彝族文学传统联系较为紧密的文体对外来创作手法和艺术手段的借鉴,而在对彝文散文、彝文影视文学、文学翻译等新兴文学样式发展史的描述中,同样可以看到《当代彝文文学史》立足民族性基础上将外来文学民族化的主张。如,文学翻译在遵循翻译原则的同时“从中外各种翻译作品中学习有用并且适合凉山特色的语言、手法和技巧来展现作者的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6]205}。又如当代彝文散文这种年轻的文体“也借鉴和吸收其他民族散文创作在内容、艺术技巧、语言观念上的精华”^{[6]102},但是其创作是“从时代生活和人民群众审美需求的变化极其复杂关系与多样性,以及作家自身审美体验与创造的独特性出发”^{[6]22},关注现实生活,抒写真情实感,反映民众心声,很好地实现了民族性基础上的民族化,因而彝文散文也在当代彝文文学中异军突起。

外来的影响有思想、思潮层面的,也有艺术层面的,在《当代彝文文学史》中主要涉及艺术层面,

对此,《当代彝文文学史》对当代彝文影视文学发展的叙述更具代表性,因为影视文学这种艺术形式完全是“舶来品”,与彝族文学传统几乎没有联系。与诗歌、散文等文体相比,影视文学在更广的范围上面对民众,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更为紧密,反映社会生活也更为快速及时,因此,除了彝区生活、社会变革、人间真情、风俗习惯等诗歌、小说、散文中常见的题材外,毒品、艾滋、童工等社会敏感的、百姓关注的话题往往成为影视文学的题材。加上彝文影视文学的作者“长期生活在彝族地区,对彝族人民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和心理素质有较深的认识和感受”^{[6]185},作品“真实呈现当代彝族乡村的变迁,反映当代彝族农民的现实生活与精神追求,热情讴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乐于奉献的进取精神”^{[6]172},在保持其现实意义和时代气息的同时“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族特色”^{[6]185}。而且彝文影视文学的创作大多是作家“凭借自身在小说方面积累的经验,根据现代影视剧本创造技巧尝试着写作的”^{[6]171},因此与彝文诗歌、小说、散文等在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段上对彝族文学传统有继承不同,彝文影视文学的创作手法和艺术手段几乎是外来的。

无论是散文、小说这些与彝族文学传统联系较为紧密的文体,还是影视文学这样一种从“里”到“外”都是外来的艺术样式,因为很好地实现了民族化,《当代彝文文学史》把它们作为民族文学花园里的花朵,这种开放的、包容的文学观也是彝文文学越来越丰富多彩的原因之一。

“全球化不等于西化,它的本质是人类文明的现代化”^[7]，“全球化不是统一化,它的表现方式是文化多元化”^[7],如果对此可以达成一致,那么也会认同世界文化的背景不是让多民族的文化特质趋于统一而是让它们更加彰显,就如朴素的背景可以让宝石更加灿烂夺目一样。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在全球化视野下,民族语文学、凸显民族艺术特质和民族文化特征的文学、立足民族性将外来文学精华民族化的民族文学观可以更好地保持民族文学的文学民族性,从而让民族文学焕发出别样的光彩,更好地融入文学现代化的河流中去。而只有每一个民族的文学和文化保持自己的特色和活力,中国文学和中华文化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活力和不断增强的软实力。如何在文学现代化进程中保持文学民族性,如何让世界更好地了解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化,《当代彝文文学史》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生关系的构建。

(四) 形成模式,达到师生关系互促效果

在理想的师生关系中,教师和学生既是相互独立完整的个体,又以共享共创者并存,二者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进步的。思政课的时代特征决定了它需要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变化发展而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师生互促型教学模式是在充分尊重学生的基础上,把教学过程看作是一个教师与学生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动态发展过程,它的特点就是使师生在教学过程中相互促进,最终达到教学相长,这种教学模式更贴合课程的要求,有利于完成教学目标。教师与学生的共生共融是一种积极的互动关系,有利于促进师生双方共同成长,形成师

生互促教学模式,进而实现师生关系的和谐发展。

教师与学生在本质上属于不同的社会单元,师生共生共融就是实现师生异质性的融合,形成“你—我”的平等关系。超越现有师生关系,推动师生关系实现创造性发展,首要的就是解放思想,打破传统的思想壁垒,让教师和学生站在民主的平台上发挥自身的独创性。在教学活动中,有教师和学生两个主体,教师一方面是传道授业者,另一方面还是学习者,应该从学生身上获得启发,汲取智慧,把学生的学习实践和创新见解融入教育教学中。师生互促型教学模式能够使思政课的教学内容更加深入人心,有效发挥教学相长的作用,使师生关系更为融洽。

参考文献:

- [1] 胡亚慧,胡兴元. 社会网络理论视域下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J]. 教学与管理, 2014(36): 87-89.
- [2] KARA S, FINNIGAN, ALAN J, DALY. Mind the Gap: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improvement in an underperforming urban system[J]. 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 2012, 119(1): 41-71.
- [3] 董雪梅,李妃养. 基于结构洞理论的农村民间借贷监管研究[J]. 南方金融, 2011(8): 40-43.
- [4] 林南. 社会资本: 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 张磊,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18-19.
- [5] 盛亚,范栋梁. 结构洞分类理论及其在创新网络中的应用[J]. 科学学研究, 2009(9): 1407-1411.
- [6]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108.
- [7] MARK S, GRANOV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78(6): 1360-1380.
- [8] 商丹,朱喆.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促进研究生班级建设——对W学校W学院一个研究生班的典型调研[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4(9): 82-85+88.

(上接第16页)

参考文献:

- [1] 朱寿桐. 汉语文学与民族语文学[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8(3): 100-107.
- [2] 孟广来. 论民族文学和文学的民族性[J]. 民族文学研究, 1985(2): 138-145.
- [3] 左玉棠. 彝族文学史[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6.
- [4] 邱婧. 当代彝族文学的发展历程与展望[N]. 文艺报, 2019-10-11(7).
- [5] 何圣伦.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性问题思考[J]. 文艺争鸣, 2015(7): 79-85.
- [6] 阿牛木支. 当代彝文文学史[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8.
- [7] 赵敏俐. 中国文学史的反思与建构[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2): 81-88.